

时间意义的生成机制

——《献给爱米莉的玫瑰》的叙事时间

刘立辉, 王 江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 福克纳在小说《献给爱米莉的玫瑰》中故意采用颠倒交错的时序。批评家们大多认为, 小说的时序交错仅仅增加了阅读难度和神秘感。本文从叙事学的角度深入探讨“叙事”与“时间”之间的关系, 并指出叙事时间是叙述者或作者用以表达情感和主题的有力方式。

关键词: 福克纳; 献给爱米莉的玫瑰; 叙事时间; 钟表时间

中图分类号: I71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72X (2007) 06-0092-05

Generative Mechanism for Making Sense of Time: Narrative Time in *A Rose for Emily*

LIU Lihui WANG Ji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William Faulkner inverted the temporal order in *A Rose for Emily*. Critics say these narrative anachronies only result in a kind of mystery and an increased demand for readers' effo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ology, we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rration and time of the novel, revealing that narrative time may serve as narrators' or authors' means of apprehending the world.

Key words: Faulkner; *A Rose for Emily*; narrative time; clock time

0. 引言

虽然评论界已从哥特式恐怖小说、爱米莉变态心理、关于美国南北关系的寓言故事、时间属性及爱米莉的悲剧性等诸方面对《献给爱米莉的玫瑰》做过探讨 (Akers 1999), 但关注的焦点多为作品的内容, 忽略了对形式的探究, 福克纳实验改革性质的现代主义创作手法在小说中的使用很少有人关注。小说中, 叙事时序的颠倒甚至被认为仅仅是增加了读者的理解难度。本文以小说的叙事时间为切入点, 通过关注小说的叙事形式, 深入探讨小说叙述时使用的技巧及其意义。

1. 叙事与时间

虽然“时间这个范畴也并不是与叙事作品的诞生一同进入文本的”, 但“现代小说对于时间有着非常强的控制意识”。(董小英, 2001: 126、131) 关于叙述与时间的关系, 叙事学家 H. P. Abbott认为,

“叙述是人类特有的组织方式, 这种方式用以组织人类的时间概念或观念”^① (2004: 3), 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了钟表时间 (以四季的更替、日出日落和月亏月盈等为表现形式的物理时间观) 和叙事时间两种概念。他说, 中世纪以来的钟表时间乃至远古的物理时间是一种非叙述性时间组织方式 (non-narrative ways of organizing time)^②。这种方式“跟钟表一样, 都仅提供一种严密和均匀的‘间隙’, 人类只能置事件于其中, 因而缺乏意义或思想。而叙述则相反, 它把整个程序反过来, 允许事件本身构建一种时序”。(Abbott 2004: 3) 这种叙述性的时间被称为叙事时间, 其优势在于可通过对“事件”的组织来左右人们的时间感。

其实, 关于这种区分可追溯至热奈特 1972年发表的《叙述话语》一文。他认为, 叙事具有非叙述性时间和叙述性时间双重时间属性, 即钟表时间

收稿日期: 2006-11-16

作者简介: 刘立辉 (1964-), 男, 四川南充人, 西南大学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现代主义文学; 王江 (1979-), 男, 四川广元人, 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Copyright © 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和叙事时间的统一。但这两者又是对立的, 并被德国的叙事学家们称为时间的二元性 (temporal duality)。(Genette 1980: 33) 可见, 叙事时间与钟表表时间在对立统一中体现时间意义, 又由于意义源自体现人类经验的叙述行为, 叙事时间因此而成为“人类时间”(human time)。(Abbott 2004: 4) 因此, 从叙事时间的层面体现出的叙述和时间的关系可以从理论上证明小说的时序颠倒和交错不仅仅意味着阅读难度及神秘感的增加。评论界通常认为小说的时序颠倒和交错是作者采用的哥特式手法之一, 并意味着阅读难度及神秘感的增加。《福克纳中短篇小说选》的序言作者、选目确定者和题解作者斯通贝克 (Stoneback) 也同意这种观点: “这个恐怖故事往往被看成是采用南方哥特式耸人听闻手法的小说。”(1985: 608) 国内也有学者认为, “福克纳在这篇小说的叙事中故意采用了颠倒交错的时序……给这篇小说增添了扑朔迷离的气氛, 客观上也为读者的理解增加了难度……, 通过……使用交错颠倒的叙事时间等手段, 渲染增强了故事的神秘恐怖气氛。”(程锡麟, 2005: 70、72)

但这种观点只关注故事时间的合理性, 却忽略了叙事时间的重要意义。实际上, 跟钟表时间和物理时间相比, 叙事时间由于人类的“叙述行为”(或“按时”, 即按照线形时间顺序叙述, 或“错时”? *anachronies*, 即与故事时间或钟表时间产生冲突^③) 而不再显得空洞无物^④。由于叙事时间更为接近事件之间组合和关联的本质, 在给人具体时间感的同时, 也深刻地揭示了主题。时序的颠倒和交错是对按实际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进行艺术处理, 如倒叙和插叙等, 这些艺术手法使得故事素材陌生化, 它们带来的阅读难度和神秘感迫使读者注意到自然时序被“人为”安排后出现的更为重要的美学效果和主题意象。

所不同的是, 叙事时间不用“时、分、秒、日、月、年”等单位来衡量, 而用表现事件组合顺序的“前(因)后(果)、过去、现在与将来”或叙事时间的增减(即通过增加或减少故事细节来减缓或加快整个叙述系列, 并以此增加或减少叙事时间)等来衡量。

按照自然钟表时间的标准, 《献给爱米莉的玫瑰》的叙事时间属于“无序”时间, 但从叙事学的角度看, 它却给人一种强烈的时间意义, 即在易逝年华中企图使时间停止在过去, 并模糊“现在”和“过去”的界限。这种时间感有利于表现不同价值观的冲突, 如南方没落贵族面对时间的镰刀时的苦

闷和彷徨, 以及他们在肯定现代文明带来革新的同时对南方传统的依依不舍。一言蔽之, 所谓的“无序”的叙事时间实际上增强了小说的主题表现功能。

2 叙事中的时序

如上所述, 叙事时间不像故事时间那样用时间词来表示, 而是与事件直接关联。(Abbott 2004: 5) 对《献给爱米莉的玫瑰》中“无序”时间的分析首先应根据事件时间点(可用爱米莉的不同年龄来表示)的变动来对事件加以标识, 并按事件在文本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把事件分别命名为 A、B、C 等:(程锡麟, 2005)

第一节:

事件 A: 74 岁, 爱米莉去世。

事件 B: 34 岁, 沙多里斯上校从爱米莉父亲去世之日开始豁免她的税款。

事件 C: 64 岁, 新一代镇长和议员要求爱米莉交税, 并派代表团造访。

第二节:

事件 D: 34 岁, 30 年前, 爱米莉父亲死后两年, 居民向镇长申诉爱米莉家发出了难闻的气味, 半夜里镇上派人去她家撒石灰。

事件 E: 30 岁, 爱米莉父亲死后, 她对来哀悼的人们讲, 她的父亲并未死。

第三节:

事件 F: 32 岁, 爱米莉长期生病。

事件 G: 33 岁, 北方佬工头霍默·巴伦来该镇铺设人行道, 礼拜天他常同爱米莉乘马车出游。镇上居民见了则说: “可怜的爱米莉。”

事件 H: 34 岁, 爱米莉买老鼠药。

第四节

事件 I: 33 岁, 妇女们迫使浸礼会牧师去拜访爱米莉, 试图干预她同巴伦的交往, 但未成功。

事件 J: 34 岁, 爱米莉订购了一套银质男人盥洗用具, 上面刻有“霍·巴”字样, 还买了全套男人服装。

事件 K: 34 岁, 巴伦离开。在爱米莉的两个堂姐妹走后, 他又回来了。以后他便消失了。

事件 L: 34 岁, 爱米莉 6 个月没有出现在街上。人们只是偶尔在窗口看到她的身影。

事件 M: 34 岁, 人们再见到她时, 她发胖了, 头发变成了铁灰色。

事件 N: 40 岁, 爱米莉开瓷器彩绘课。最后一个学生离开后, 她家前门永远关上了。

事件 O: 约 40 岁后, 爱米莉拒绝在家门口钉上

金属门牌，附设邮箱。

事件 P: 74岁，艾米莉死在楼下屋里。

第五节：

事件 Q: 74岁，艾米莉家黑人仆人在前门口迎接来哀悼的人们。随即就消失了。

事件 R: 74岁，艾米莉的两个堂姐妹赶来，第二天举行了葬礼。

事件 S: 74岁，人们上楼，撬开那间40年无人进过的房间，看到床上巴伦已腐烂的尸体，并发现旁边枕头上的铁灰色头发。

显然，事件的顺序是颠倒的，与故事时间产生了差异，因而有必要确定艾米莉74岁这一年为主要故事时间(primary story-time)^⑤。这是因为，小说的起始和结尾构成叙述者叙述主人公74岁时由去世到入葬的自然过程，成为贯穿全篇的主轴。如果把把这个主要故事时间点理解为“现在”，之前发生的事件的时间点理解为“过去”，分别用数字2和1来表示，那么叙事时间就可图示如下^⑥：

$$A^2-B^1-C^1-D^1-E^1-F^1-G^1-H^1-I^1-J^1-K^1-L^1-M^1-N^1-O^1-P^2-Q^2-R^2-S^2$$

但仅仅指出它们在小说中出现的先后次序，无法展开对叙事时间的深度分析。这种对位置的简单排列并未显示错时或无序在叙述中的地位或作用，即确定事件之间相连时叙事时间所体现出来的某种关系。

从叙事层次上看，事件与事件之间并不处于同一层次。A²、P²、Q²、R²、S²形成叙事的第一层，用以构成主要故事线索；B¹、C¹、D¹、E¹、F¹、G¹、H¹、I¹、J¹、K¹、L¹、M¹、N¹、O¹则是中断主要故事的各事件，属于第二层。可图示为：

$$A^2 [B^1-C^1-D^1-E^1-F^1-G^1-H^1-I^1-J^1-K^1-L^1-M^1-N^1-O^1] P^2-Q^2-R^2-S^2$$

该图示的时间序列可表示为“现在² [过去¹] 现在²”，是一个“死亡² [1生前] 死亡²”的“人类时间”。该叙事时序表明：作者既把“按数学级数向前推进的时间给搅乱了”（见小说第五节第二段）^⑦，又把在错时或无序中所表现的事件全部置于“过去”。这种叙事形式明显透露出作品的指向性^⑧，即作品从整体看呈现为追述。这种“指向性”容易产生特殊的美学效果。

首先，这种叙事时序可以引发对过去和现在的辩证思考。序列“现在² [过去¹] 现在²”表示人对过去的一种主观追述，即过去的事件出现在叙述者的“意识”之中，而这种意识本身则发生在“现在”。这种追述被叙事学家称为内在式追述

(internal retroversion)。(巴尔，2003: 106) 它强调了“过去”与“现在”的交织：现在存在于过去，过去发生在现在。小说中，发生在“现在”的事件仅为艾米莉的去世及善后处理，所引发的思想意识活动当为“片刻”。但事实却相反，文章在叙述“意识活动”时花费了46段，包括14件事，而关于“艾米莉去世”却只用了11段，仅5件事。可见，作者通过增加事件数量或细节既延缓了现在的叙述时间，又促成了对“过去”的详细叙述。这种对过去的依恋有小说中的一段话为证：“过去不是条越走越窄的道路，而是片巨大的草坪，不曾被任何严冬践踏过。过去与现在只隔了条窄窄的隘口。”如萨特所说，“就像面朝后坐在一辆奔驰的汽车上，未来看不见，现在十分模糊，而过去看得很清楚。”(1966: 89) 对此，福克纳本人也曾说过：“过去决没有死亡，它甚至没有成为过去。”(1951: 80)

其次，叙述时序“死亡² [1生前] 死亡²”把“死亡”与“生前”进行直接对照和比较，使“生”与“死”形成“对话”，突出了死亡的主题。这正如把一具女尸与生前靓照放在一起，我们可以更强烈、更充分地感受到时间的飞逝，时间的破坏性和创造性。这就是福克纳所说的“真实”。他曾说过：“一个作家……不是在矫揉造作、卖弄技巧，他仅仅是在讲述一个真实，一个使他无法安宁的真实，他必须以某种方式讲出来，以致不论谁读到它，都会觉得它是那样不安或那样真实或那样美丽或那样悲惨。”(Meriwether et al, 1968: 204) 《献给艾米莉的玫瑰》中的时序安排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生意味着“死亡”，人一出生便走向死亡，时间具有破坏性和创造性。

虽然艾米莉之“死”构成上文论及的死亡时序，但该时序之中还穿插了父亲及情人的“死”，使“死亡”主题更为深刻。父亲之死强化了其对女儿产生的影响，艾米莉一直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中，成为后来人性扭曲的重要诱因；情人之死意外地放在了艾米莉的葬礼中，在葬礼中发现情人的死会立即引入对艾米莉和情人之间是是非非的追问。

由此，被扩展的“死亡”时间变为：艾米莉“早死”，艾米莉之父“后死”，艾米莉情人“晚死”。“死亡”在福克纳的反复观照下被“前景化”了。这三个“死”深刻地揭示了传统的影响。首先，艾米莉力图抗拒时间的变化，通过拒绝承认父亲的死亡，保留父亲及情人的尸身并试图与其共处等手段留住时光。其次，她终其一生都没有自主性，成为保守思想和传统观念的牺牲品，也未能摆

脱格里尔生一家 (特别是父亲) 的阴影。对此, 福克纳还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图景: “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爱米莉立在背后, 她父亲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 背对爱米莉, 手执一根马鞭, 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再者, 南方的妇道观是霍默·巴伦被谋杀的幕后凶手。爱米莉作为南方妇女, 与北方佬工头恋爱是传统势力绝不容许的。强大的势力扭曲了爱米莉的心灵及爱情: 先是谋杀情人, 后与尸体共眠。事实上, 福克纳的很多作品不乏对南方妇道观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他塑造了一大批人性遭到压抑、心灵受到扭曲的妇女形象” (肖明翰, 1997: 110), 爱米莉仅是众多悲剧人物之一。说她是“传统”和“义务”的牺牲品, 在很大程度上是说她代表了在南方妇道观的束缚和摧残下人性遭到压抑、心灵受到扭曲的传统妇女形象。她们都没有真正的爱情可言。

3 叙事中的时长

叙事时间不仅涉及时序, 也关涉时长。时长是一个时间跨度的问题。米克·巴尔认为, “[关于时间跨度的] 总体区分可以是转折点 (crisis) 与展开 (development) 之间的区分。前一个术语表示的是事件被压缩进其中的一个短暂的时间跨度, 后者表示在其中显示出一种发展的较长时期。” (2003: 250) 然而, “转折点与展开之间的区分是相对的。一种形式可能会渐渐化为另一种形式”。 (2003: 251) “展开”的时间跨度较长, 但从宏观上看, 有可能变得相对短暂; “转折点”如果被放进事件之间的关联中去审视它, 则有可能转化成“展开”。这种“相对性”向读者呈现出一种开放的解读模式, 可以让读者以多种角度切入, 既可宏观把握又可微观分析, 从而更为准确地解读部分之间及部分与整体的联系, 不断接近由此产生的主题意义。

下面是根据上文出现的序列统计出的各节的时长, 数字表示爱米莉的年龄:

第一节: A74 B34 C64

第二节: D34 E30

第三节: F32 G33 H 34

第四节: I33 J34 K34 L34 M34 N40 O40 P74

第五节: Q74 R74 S74

这里显示出一个关于时间跨度的有趣现象: 第一节中的 3 件事 (A74、B34、C64) 时间跨度为 40 年, 叙述了爱米莉的去世, 并促使叙述者的意识回到爱米莉生前交税的两个不同时代; 第二节的两件事 (D34、E30) 的时距为 4 年, 但似乎呈现的是两个片断式的生活图景; 第三节为两年 (F32、

G33、H34), 其中的 3 件事显示出一种时间先后发展顺序和因果关系; 第四节的时间跨度又为 41 年 (I33、J34、K34、L34、M34、N40、O40、P74), 主要展开叙述与情人之间关系; 第五节为几天 (Q74、R74、S74), 讲述了爱米莉去世的善后事宜。在第一节中, 小说叙述的第一个事件 (A74), 即爱米莉的死亡可看成是一种转折, 因为“事件 A74”仅是一个追溯过去的时点, 后面是交税事件的展开: 事件 B34 和事件 C64。但这两个展开的事件同时也可被看成是爱米莉生活在两个不同时代的变换征兆, 各自成为意义的中心。它们是从两个不同时代中抽取的生活图景片段, 成为静止的叙事图景, 即“转折点”。

同样, 第二节中, 事件 D34 和事件 E30 属于跃动的两个生活片段 (它们没有过渡机制, 似乎是两幅静止时间的场景, 需要读者去确定两者之间的联系), 故可理解为两个“转折点”, 因没有事件间发展过程的展开, 不存在较长的时间跨度。

第三四节主要以“展开”为特征, 11 个事件有序展开: F32、G33、H34、I33、J34、K34、L34、M34、N40、O40、P74, 一系列事件显示出一种发展, 这种展开的时间跨度从爱米莉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中, 到与情人共处, 直至 74 岁去世。但是, 事件 G33 (与巴伦恋爱) 也可看成是叙述的转折, 因为北方情人改变了她的生活, 堪称历史的转折。由于转折“可以揭示能称之为环绕成分的东西” (巴尔, 2003: 251), 在这个转折点的前前后后也出现了以时间顺序展开的一系列事件: 这之前已被先前的情人抛弃过, 然后长期生病 (事件 F32); 在碰到后来的北方情人时, 却遭遇了强大的传统势力, 导致爱米莉买老鼠药 (事件 H34)。接着, 便有序“展开”了恋爱故事的曲折经过: I33、J34、K34、L34、M34。

“转折”和“展开”可强化读者与作者的交流。读者通过“解码”, 不断梳理事件之间的联系和总结从事件序列中逐渐建构起的整体意义, 因而还“错置无序”以明晰的条理。该小说中的“转折”和“展开”不但凸现了爱米莉一生中具有代表性的 3 个时期 (事件 A74, 爱米莉去世; 事件 E30, 父亲去世; 事件 G33, 与巴伦恋爱), 而且显现出这 3 个重要时期内爱米莉生活的纷纷扰扰: 既通过突出父亲与情人的特殊地位, 暗示塑造爱米莉生活的强大外部势力, 又通过 3 个时期内一系列事件的“展开”, 得知爱米莉神秘而又荒诞的生活的种种原由。福克纳创造的这一表达方式, 深刻地展现了南方人

行为中流动的历史轨迹和心理时间刻痕。一方面，它倚重叙述的“转折点”，以静止的叙事图景从不同时代抽取生活片段，仿佛描绘出了“一幅幅陈旧、破损的老照片”；另一方面，通过对“照片”的“拼凑”（即事件叙述时的“展开”），描述了“一位试图保持南方旧传统，并拒绝面对现实的高傲小姐”。（程锡麟，2005：71）

4 结语

综上所述，“无序”现象增强了叙事时间在小说中的艺术表现，揭示出“过去”与“现在”的关联性。换言之，叙事时间所关涉的时序和时长影响叙事系列的构成，从而在主题建构时获得某种奇特的美学效果，并折射出作家对待现实和传统的复杂心态。现实中的福克纳意识到历史必然进步，但不希望这种进步消解或摧毁过去的美好事物。他只得通过“时间”寻求人类精神的出路和关注社会进步。作家对时间的驾驭，是他对时间和生存思考的艺术彰显。

注释：

- ① 叙事学家 H. P. Abbott 的原文如下：“Narrative is the principal way in which our species organizes its understanding of time”。他认为，对时间的组织和表达的主要方式体现为钟表时间和叙事（述）时间。
- ② 钟表时间、物理时间和故事时间均相对于叙事时间而言，意义相同。
- ③ 见 Genette (1980) 第 35 页关于 Anachronies 的论述。
- ④ Abbott (2004: 3) 认为，钟表时间或物理时间的组织方式缺乏思想内容。
- ⑤ 米克·巴尔在论述“错时”的意义时提出了“主要故事时间”这一概念，认为根据这一时间其他部分可被称为预述（anticipation）或追述（retroversion）。参见巴尔（2003：98—103）。
- ⑥ 本文借用 Genette 的图式分析法分析叙事话语，见 Genette (1980: 40—45)。
- ⑦ 杨岂深译，参看斯通贝克（1985：111）。本文后面的引

文若无特别说明，均采用杨译。

- ⑧ 巴尔认为，错时的表现形态有方向、距离和排列 3 种，方向分为追述和预述。见巴尔（2003：98）。

参考文献：

- [1] 程锡麟. 献给爱米莉的玫瑰在哪里? ——《献给爱米莉的玫瑰》叙事策略分析 [J]. 外国文学评论, 2005, (3): 70—72.
- [2] 董小英. 叙述学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126, 131.
- [3] 洪增流. 美国小说 [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349.
- [4] 米克·巴尔. 叙述学: 叙事理论导论 [M]. 谭君强,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98—251.
- [5] 斯通贝克, H. R. 福克纳中短篇小说选 [M]. 世界文学编辑部.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5: 608, 111.
- [6] 肖明翰. 威廉·福克纳研究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7: 83—84, 110.
- [7] Abbott H. P.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Narrativ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3—5.
- [8] Akers Donald. Overview of “A Rose for Emily” [M] // Short Stories for Students Gale, 1999.
- [9] Faulkner William. Requiem for a Nun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1: 80.
- [10] Genette Gerard. Narrative Discourse [M]. Trans J. E. Lewi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33, 35, 40—45.
- [11] Meriwether James B. & Michael Millgate. Lion in the Garden [C].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204.
- [12] Sartre Jean-Paul. On The Sound and the Fury: Time in the Works of Faulkner [C] // R. P. Warren. Faulkner: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66: 89.

(责任编辑 张立飞)